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②⑩

散文集·丘文华著

长堤两岸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②⑩

散文集

长堤两岸

丘文华著

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

封面设计: K. F. CHIA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②⑩

书名: 长堤两岸 (散文集)

著者: 丘文华

出版: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

文教委员会出版组

97 Tank Road Singapore 0923.

印务: 七洋出版社

66 Bedok South Ave. 3 #14-508,

Singapore 1646.

初版: 1989年6月

定价: S\$ 4.00

版权所有

国际统一书号: ISBN 981-3094-12-5

总 序

· 杨伟群 ·

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缘性华人社团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向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坚决负起民间组织对国家社稷所应尽的一切义务。文教委员会的成立，即其显著一端，标志会馆审时度势、识机创新的可贵精神，期望协助国家推广各种文教活动，为我国文教事业作出一番贡献。

正当我国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国家意识，准备建设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幽雅社会，而普遍认为：妥善保留东方的核心价值观与崇尚礼义的优良传统，为明智的抉择，文教委员会遂毫不犹豫地设立出版组，有计划地编印系列华文文艺著作，列为“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”，尝试为这个崇高的理想略尽绵薄。

毫无疑问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，令新华作家与出版组连成一气，共同为发扬固有文化和提高华文创作水准

而奋斗不懈。由于全国华文写作界的热烈支持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出版组已顺利编印各种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多部，成绩令人激赏。我们坚信，在大家为实现理想而继续展开工作之下，“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”必将在新华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为后代子孙提供丰富的精神粮食和可观的文化遗产。

跟其他海外华文文学相比，新华文学的确享有较为特殊的际遇，社会的爱护与扶植，使它在自由与肯定的温床中，毫无阻力地获得欣欣向荣的发展。我们必须珍惜这份幸运，加倍勤奋与努力，促使新华文艺的发展更趋蓬勃，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呈献一份力量，为未来的幽雅社会打下稳固的基础。



- ①油漆未干
三幕喜剧·赵如琳译
- ②长哭当歌
短篇小说集·林康著
- ③她来自东
散文小说集·石君著
- ④感觉的下一站
散文集·戴畏夫著
- ⑤两个大同的世界
游记·慧如著
- ⑥生命的神话
散文集·卡夫著
- ⑦黑牌坊
长篇小说·范北羚著
- ⑧劳达剧作
戏剧创作及随笔
·韩劳达著
- ⑨诗词合辑
古典诗词创作集
·马宗芑等
- ⑩井生阁谜话
灯谜趣谈·贺天著
- ⑪年岁的齿痕
短篇小说集·南子著
- ⑫蒲公英的孩子们
散文集·君绍著
- ⑬僧庐下听雨
散文集·黄叔麟著

711

日期 姓名 借

⑭油流

长篇小说·流军著

⑮浪淘沙

散文集·曾希邦著

⑯水言珠语

散文集·谢清著

⑰舞台二卷

表演艺术评介·华之风著

⑱迈向多元化戏剧

第二届华语戏剧营专辑
·专辑编委会

⑲壁虎之恋

散文集·郭永秀著

⑳长堤两岸

散文集·丘文华著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

文教委员会出版组

顾问：杨伟群·祝佩秋·莫理光

主任：黄叔麟

副主任：李元本·林方

秘书：陈鸿能

委员：杜文贤·林康·谢国华

目 录

总 序.....杨伟群

风里的枯树.....	1
怀念一位亡友.....	16
怀念十年.....	23
制笛的老人.....	25
那双目失明的打钟人.....	31
公司楼.....	34
肺病夺走他的生命.....	40
卖炒米粉的老夫妇.....	44
她为什么走上绝路.....	48
悼工友阿成.....	53
林明散记.....	57
林明的雾.....	81
邦咯游记.....	84
随渔船出海记.....	93
邦咯岛的荷兰古堡.....	103
凭吊吉打战场.....	107

太平散记.....	113
高原上的枫叶.....	117
妈妈打孩子.....	119
高原散章.....	125
声的遐想.....	130
浪花篇.....	133
后 记.....	135

风里的枯树

——广合源街37号的老人

略有星马史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一百年前，南洋一带盛行“卖猪仔”的活动，那是一种罪恶的人口贩卖活动，就如一两百年前北美洲盛行的贩卖黑奴一样。一部马来亚华工史，可说是一部“猪仔”和他们的后代的血泪史和奋斗史。

“猪仔”从中国被绑架、拐骗到南洋来，最先往往到新加坡，关在这里的“猪仔馆”（Barracoon），再转运到半岛的荒山。这种“猪仔馆”是怎么样的呢？现在还有这样的屋子保存下来吗？

1975年底，我跟几个朋友为了搞个老人问题的调查研究，访问了一间在大坡广合源街（即 Pagoda Street）一间两层楼的破陋矮屋，同那里住着的廿多位孤苦老人作了十几次的交谈，才发现到，原来这间陋屋，在一百年前就是一间“猪仔馆”，而广合源街，就是当年奴工贩卖的中心，“广合源”，正是一间规模较大的“猪仔馆”的字号。

一间只有廿来英尺阔，约四十英尺长的，矮小破陋的旧屋，蕴藏着华工百多年的历史，蕴藏着述说不完的血和泪、刀枪与烈火的可歌可泣的故事！

从两个“购物中心”谈起

广合源街，是大坡牛车水区一条日夜喧闹不息的街道。这条街把大坡大马路和二马路联系起来。街的一端，有一座兴都教的大庙，被列为游客必游之地。附近有好多间布置堂皇的金铺，街的另一端，是新加坡最热闹的（据说也是“最成功的”）购物中心——珍珠坊购物中心，不远又有珍珠百货中心、戏院等。

每天都有潮水一样的人群，川流在大马路与二马路之间的这条广合源街。尤其是到了傍晚，街边的大牌档、唱片摊、衣物摊都开足日光灯，把这一带照耀得如同白昼。许多食客在这里品尝广东名菜，观光客也爱来这里领略一下“大牌档”的风味。东洋客、西洋客、印尼客、暹罗客夹杂在人群中走。他们衣著光鲜，手持相机，露出少见多怪的神情，在这条街“观光”和猎取他们心目中的“奇风异俗”或“最具特色的街景”。

广合源街靠近大坡大马路的部份，每当傍晚时分，就有不少卖破烂货的摊子。摊贩多数是年纪六十以上的老头子。他们的相貌尽管不同，但是憔悴、疲乏、瘦弱都是一样的。他们的头发灰白，蓬乱如枯草。他们的手臂、双脚、脖子、脸庞——总之，所有露在衣服外的皮肤，都皱得象老树的皮，干燥得象因久旱而龟裂的土地。他们的年纪实在太大了，身体实在太瘦弱了，当他们穿着发黄的背心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胸部的两排突出的肋骨。在残阳斜照之下，远远望去，

他们就象一棵棵落光了叶子的枯树，在晚风里微微颤动。他们已走近生命的尽头，有如快要熄灭的油灯。他们太疲倦了，坐在那凌乱地摆放着的破烂货旁的小矮凳上，垂着头——不如说把头埋在胸前，几乎是一动也不动，只有眼皮缓缓的一闭一开。

他们所摆卖的东西，就跟他们的衣服一样破旧损烂，有别人使用过抛掉的干电池，有发黄的旧书旧杂志，有鞋底几乎磨光的靴子、旧拖鞋，有发霉的皮裤带、小钱包，还有一些旧唱片，用了大半截的铅笔……这些东西，在家境稍微过得去的人看来，几乎全是废物，而这些枯瘦的老人却从别人的垃圾箱里拣来摆卖。他们穷到连办货的十几、二十元也没有。他们要指望谁来光顾自己可怜的小摊子呢？且看看到摊前“选购”的人吧，他们穿着跟老摊主一样陈旧的衣服，买几角钱的东西也要反复考虑，费不少唇舌讲价。他们如果不是跟这些老人一样穷，那就是比这些老人还要穷。老人们每天能挣多少钱呢？靠这么一个烂摊子，怎能维持一天三餐呢？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妻子子女呢？他们过去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每当我走过这条街时，看着这一带的“小购物中心”时，脑子里就涌出这些问题，心湖老是不能平静，心境不禁有些悲凉。

离这个“小购物中心”不过两三百公尺，是另一个购物中心，那是一个繁华、喧闹、拥挤的大购物中心，那是久居新加坡的人都熟悉的一个花花世界。在那里，有人一掷千金，花钱越多越神气；在那里，有人吃一顿饭要花几十元；在

那里，有狂歌热舞表演，有许多人醉生梦死……据说，那是新加坡“最成功”的购物中心。有多少人注意到，离这里不过几百公尺的地方，却是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有一批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就象枯树一样在冷风里颤抖，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到来。

为了了解这些老人的身世，目前的生活情况，我和几位朋友找到了一位为盲人福利协会工作的青年人，凭着他的介绍，我们去拜访一位靠盲人福利协会的非薄救济金维持生活的盲老人。据说，他所住的那间屋子，就在广合源街，跟他住在一起的，就有一些卖破烂货的老人。

那是1975年12月的事了，我们凭着那位盲人协会的朋友的关系，第一次进入了那间两层楼的矮小陋屋。我们先是结识了盲老人莫大，后来，去的次数多了，跟住在那里的其他老人也有过好多次谈话，我们才逐步了解到这间屋子的“秘密”。

据住在那里的老人说，那是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旧屋。在新加坡，有一百年以上历史的建筑物可算是“石叻古迹”了，而这间百多年前的旧屋，自然更有资格忝列入“古迹之林”。单这一点，这间屋子就值得搞历史的人去研究了。当然，这间矮小破陋的屋子，不象所谓“四大厝”（十九世纪下半叶，新加坡四名富商所建的四座堂皇大宅）那样有名气，这间小屋就跟现在还住在屋子里的廿多位孤苦无依的老人一样，被许多搞历史的人冷落，被社会所遗忘。人家有兴趣的是富翁的生平逸事，大宅古庙，这些“猪仔”、苦力，

以及他们栖身的阴暗角落，恐怕很难引起人注意吧。

象探望久病不愈的亲友一样，九个月来，我和一些朋友先后到过那间陋屋十多次。每次走进那屋子，都有进入另一个世界之感。每次踏出那间屋子，心情总是那么沉重。这些日子来，那间象坟墓一样的阴暗的陋屋，那陋屋里的廿多位老人的遭遇，一直压在我的心头，使我感到难受。这一股不断膨胀的情绪，在我看书的时候，走路搭车的时候，吃饭休息的时候，都一直缠绕着我，我不能摆脱——那好比是一张巨大的网！

然而，我迟疑了这么久，没有动笔写出来，是因为我一直担心自己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全面，更怕自己的笔写不尽老人们的辛酸和苦难。

陋屋——象一座坟墓

这是一间夹在两座三层楼旧屋之间的小屋，而它只有两层楼，又特别矮小，夹在中间，非常不相称。两旁的三层楼旧屋，已经是破陋不堪了——灰水褪色剥落，露出了破损不堪的砖头。然而，这间小屋比左右的三层楼旧屋更加破陋陈旧，墙土几乎剥落光了，露出了凌乱不堪的砖。屋顶的瓦片也是破损不堪的，而且是不规则地堆叠的。不难看出，这间小屋比附近的旧屋的历史更久。走遍整条广合源街，再也找不到一间旧屋比这间小屋更矮小更陈旧了。

盲老人莫大就住在这间小陋屋的二楼。屋子的右边有一道只能容一个人上下的窄梯，简陋破旧的木板楼梯，早已变

成黑褐色——那是百多年的尘土所造成的。踏着这样的楼梯，无论你的脚步多轻，还是会发出“咯咯”“吱吱”的响声，仿佛告诉你，楼梯板太苍老了，太脆弱了，几乎顶不住一个人上下的压力。只稍几步功夫，就可以走完梯阶。一上到二楼，初次来这里的人一定会大感惊异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黑暗世界啊！尽管屋外阳光明媚，但陋屋的二楼却象夜晚一样阴暗昏沉。一个小窗让阳光透进来，然而，由于屋子太窄小，杂物太多，那一道阳光是驱不走屋里的黑暗的。小楼到处是陈旧破烂的杂物。在杂物堆中，一个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老人，坐着或躺着一动也不动，就象一棵棵枯萎的矮树。空气是异常的沉闷和龌龊，整个空间，充满着汗味、烟味，以及烂衣服、烂皮箱、烂木板、烂鞋子所发出的恶味。当微风吹过，还把冲凉房那股尿味送来。

十来呎阔，卅多呎长的小楼，却住了近三十人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孤苦无依的老人。这三十人怎么住的呢？原来有几个大木架，把小楼分为两层，就象双层床一样。底层只有四呎高，人要进入得弯下腰，上层之上就是屋顶。这里是没有天花板的。屋顶的瓦片破损不堪，几条横梁也都被百年的尘土染得又黑又脏，就象被人髹上黑漆一样。在屋里抬头，可以望见一小片一小片天空。正午时分，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直射进来，在屋里看这几道细细的阳光，就象几条发光的小柱子一样。尽管有几道阳光漏了进来，屋子的大部份仍然是阴暗的。雨天，屋外下雨，小楼里头也下雨（到处漏水），就是把所有能盛水的盆、桶都搬出来，也盛不

了所有漏进来的水。可怜的是那些拿来盛雨水的盆和桶，又多半是漏水的。有一回，我在雨天去那里访问老人时，就亲身体验到这种“屋里下雨”的滋味。那时，老人们除非非常必要，否则，他们是不走动的，各人躲在没有漏雨的角落，蜷缩着身体，象木雕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谁也没有吭声，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就是这里唯一的声音，显得格外凄凉。

老人们是每人占一个铺位，一个铺位大约是七呎长，四呎宽。各人的衣物也都堆积在这铺位上，连一个小几（放着杯、碗）也摆放在那儿，留下小小的地方睡觉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得可怜的铺位，每月的租金是六块钱。

大木架之间是通道，往前可通到前楼。前楼隔了一间小房，房门老是挂着布帘，我去了十几次，一直没有机会进那个小房。通道的另一端可通往一个狭小得只能容纳四、五个人站立的厨房及一间更小的冲凉房（小便也在这里）。

最特别的是一个靠近梯口的木箱，这个陈旧得发黑的木箱，有四呎高，六呎长，开了一个仅仅可容一个人挤身进入的“门”。这么一个破旧木箱，竟然也住了一位年迈的老人！这个箱子没有窗，箱的门有一块肮得发臭的布挂着，当作“门帘”。箱外已是阴暗的了，箱子里头自然是一片漆黑。箱子里的老人，就这样一天廿四小时生活在黑暗之中。富裕人家的狗屋，也比这箱子干净舒服千百倍！

一百年前，这间屋子尽管是狭窄，住着的被人当“猪仔”贩卖的劳工尽管很多，屋里十分拥挤，然而，那时屋子毕竟是比较新的，没那么多破烂的地方。如今，一百年过去

了，这间“猪仔馆”还住着一群劳碌了一生，血汗已经榨干而被抛在阴暗的角落的无依无靠的老人。在屋子外面，豪华大汽车在奔驰，数十层楼的银行大厦在兴建，一派繁华景象，然而，在小屋子里头的老人，除了失去工作能力之外，他们的居住环境跟当年的“猪仔”又有什么两样呢？

住在这里的老人，半数以上是七十开外的体弱者。全是广东人，不少是“四邑人”。他们当中，除了几个还拼着老命去建筑工地当散工及摆卖些破烂货之外，其余的老人连扛东西去楼下的街边摆摊的气力也没有，他们只靠每个月四十元（今年初之前是廿八元）的救济金，勉强糊口。四十块钱要养活一个人，是那么不容易啊！每个月，领福利厅救济金的老人，必须带着身分证亲自到有关部门去领钱。这里的老人都是靠一双瘦弱无力的腿，一步一步地，艰辛地走到领钱的地方。

四十元的救济金，扣去“屋租”（其实是铺位租金）六元，剩下卅四元，要应付吃、穿、用，该怎么分配呢？问遍那屋子里的老人，他们都说：每天就只吃一餐！难怪他们那么枯瘦！有些老人，十几年来就一直是每天只吃一餐，这真叫人难以置信。他们肚子难道不饿吗？不，他们已经饿惯了。因为吃得少，他们的力气很小，所以，他们要尽量减少活动，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（如去厕所、洗澡或到附近拣人家抛掉的东西），他们就一直坐在或躺在自己的铺位上，顶多是喝些开水。他们也有抽烟，但是，那些烟都是在外头拣人家抛掉的烟蒂凑成的。他们有时没有起火煮饭，而是到楼